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著 王 燎译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贵族之家

世界爱情经典名著

花城出版社

〔俄〕屠格涅夫著 王 燎译

粤新登字 05 号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王 燎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广彩印务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 插页 148000 字

1996 年 3 月第 1 版 199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0—2115—1

I·1819 定价:8.50 元

内 容 提 要

《贵族之家》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屠格涅夫的一部传世之作。小说通过主人公贵族知识分子拉夫列茨基的生活、思想和情感的经历，深刻地表现了当时贵族进步知识分子面对贵族社会日渐没落的命运既悲且喜、摇摆不定的两难心态：他们一方面对贵族的虚伪自私、骄奢淫逸，深恶痛绝；一方面又不甘心失去贵族社会带给他们的尊荣富贵和舒适安宁。于是在现实环境的夹缝中，他们自怨自艾，毫无作为，成为屈服于习惯势力的“多余人”。小说同时还生动描述了男女主人公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缠绵悲切、催人泪下的爱情，刻画了高尚圣洁、端庄秀丽的丽莎的感人形象，寄托了作者追求善良、美好的理想和愿望。

小说故事情节曲折有致、人物内心活动刻画细腻，全书笼罩着浓厚的抒情氛围，体现了屠氏小说特有的创作风格。

译 本 序

老学长李德伦兄时有妙语惊人，如他把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同屠格涅夫的小说相比拟。在50年代，这提法使我确有耳目一新之感。二者都有浓郁的抒情格调，因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屠氏的小说而言，它那哀怨惆怅、缱绻凄迷、悲戚缠绵的抒情氛围即使是在多年之后，读者可能已经淡忘了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但是那种抒情情绪和美妙的诗意却是永远难以忘怀的。小说《贵族之家》就是这样一部传世之作。它与柴氏的第六交响曲堪称小说与音乐的“姊妹篇”。在小说中，起伏跌宕的情节和各种人物隐秘细微的内心活动总是同似乎萦回于读者耳畔的乐曲声融合在一起。

《贵族之家》还被文学史家们称作是一首挽歌，因为作家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命运和愁肠百结、欲哭无泪的感伤情调对没落的贵族和无所作为的贵族知识分子们退出历史舞台一洒惋惜和同情之泪。不难看出，小说主人公拉夫列茨基的思想探索和感情经历与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有许多相同和相通之处。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1883）生于俄罗斯国外省的一个富有的贵族地主家庭。其母生性暴戾：她对儿子的爱往往表现为乖戾的折磨，因此，作家自幼便目睹了农奴制和封建家长制的残酷和腐朽，他像拉夫列茨基一样身受愚昧落

后的贵族地主生活环境的压制和压抑。青年时代，他曾先后就学于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接触了西欧资产阶级新思潮，但是他一生却只是一个自由派人士，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不过这并没有妨碍他同当代俄国的许多先进人士成为挚友。他既能与贵族革命家赫尔岑、奥加廖夫，同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人交往，也同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聂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共事，虽然他对后者的激进思想有所保留。屠格涅夫曾在沙皇政府内务部部长的“特别办公厅”供职两年，而从1843年开始，文学创作便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同年，他与法国天才女歌唱家维阿尔多相识并成了她“忠贞不渝”的崇拜者，而且从1847年起便基本上定居法国，直到1883年因癌症逝世。

屠格涅夫的主要创作成就是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和《父与子》(1862)。由此可见，50—60年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而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四部小说中，《贵族之家》则充分地体现了屠格涅夫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特点，尽管这时的作家思想还不够成熟，但是它显示了屠格涅夫对新事物极其敏感的重要特征。这部小说实际上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贵族进步知识分子退出历史舞台，以平民知识分子——革命民主主义者为代表的新生力量正在取而代之。尽管在小说中后者是以主人公“预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贵族之家》描写了“多余人”的悲哀，但是它不是社会政治运动的图解；小说叙述了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但是它不是所谓的言情小说。作品的艺术魅力在于它通过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爱情悲剧，不仅记录了男女主人公同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它也渗透着作家自己的生活轨迹和澎湃心潮。尤其

在拉夫列茨基身上，不难看出作者的影子。例如当拉夫列茨基带着心灵的创伤回到故乡并决心为祖国、为农民干一番事业的心境；小说中关于他少年时代接受“斯巴达式教育”的情景，这都是屠格涅夫的亲身体验。小说中的一些爱情故事情节也与作家的经历不无关系。例如，屠格涅夫在青年时代曾与自己庄园中的一位女仆相爱并生有一女，后来这位女仆被作家的母亲逐出了庄园。这段真实故事在小说中是以拉夫列茨基的父亲的“罗曼司”形式出现的。作家描写拉夫列茨基与丽莎的爱情悲剧时，深刻地剖析了主人公的内心矛盾，对男女主人公的“未实现的幸福”有着深切的理解。在作家笔下，拉夫列茨基对贵族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自私、骄奢和淫荡是深恶痛绝的，他在爱情方面像在音乐方面一样，追求的是最高的理想境界。然而他又是一个性格软弱和顾虑重重的人，他害怕失去贵族赖以存在的种种世俗偏见和宗教戒律，害怕失去“正人君子”的脸面和个人的安宁，于是他默默地忍受着生活的折磨和痛苦。总之，在作家看来，拉夫列茨基不仅是在与环境的对抗中的失败者，也是牺牲品。对主人公的这种怀有特殊的个人感情色彩的笔触不禁令人联想到作家本人的感情历程。屠格涅夫几十年如一日地追随在维阿尔多左右，因而终身未娶。传记作家鲍戈斯洛夫斯基认为，作家对这位法国女歌唱家的爱情不是普通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他对一个理想女性的崇拜和热爱。屠格涅夫在致维阿尔多的信中说：“在人间我还从未遇到过比您更好的人……我能与您结识真是平生一大幸事。我的忠诚和感激之情是无尽的，它只能同我一起消逝。”^① 在小说的“尾声”中，重访卡里金宅邸的拉夫列茨基，在花园里无限感慨的心境和内心独白似乎也

① 《屠格涅夫传》128页（俄文版，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59）。

表达了作者的心情。他在默默地祝福那些接替自己这一代人的有为青年们前途光明、生活幸福。然而他又不无惆怅地表示，诀别时刻，他没有一丝嫉妒和悲伤的感情，他将去迎接孤独的老年……

丽莎的形象在诠释爱情主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爱情主题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总是同社会问题联系着的。《罗亭》中的娜塔丽娅，《贵族之家》中的丽莎，《前夜》中的伊琳娜在作家看来似乎是俄罗斯祖国母亲的象征，她们是寻找能把自己引到光明幸福之路的当代英雄。因此，这些小说中的待嫁少女同她们的白马王子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少女好像是在考验王子，而且女主人公总比男主人公高出一头。“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罗亭和忠厚但不幸的拉夫列茨基都未能通过考验而败下阵来，只有《前夜》中的伊琳娜有幸找到了一位男子汉，然而遗憾的是，英萨罗夫是保加利亚人，他是保加利亚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而不是拯救俄罗斯的英雄，俄罗斯的男子汉巴扎罗夫只是在1862年才出现在《父与子》中。屠格涅夫通过少女寻找王子的爱情主题表现了俄罗斯呼唤自己的当代英雄这一社会主题。

《贵族之家》中的丽莎在“屠格涅夫式女性”的画廊中算不上是一颗光芒四射的明珠，然而她那高尚、圣洁、端庄、秀丽的形象却令读者倾慕和同情。小说一开始作家就把丽莎作为贵族沙龙庸俗生活的对立面加以刻画的。与丽莎相比，她的母亲显得多么自私和愚蠢，潘申显得多么浅薄、狂妄和空虚，而拉夫列茨基的妻子又显得多么娇媚淫逸、俗不可耐。与此同时，丽莎又是以揭示拉夫列茨基性格矛盾的人物出现的。作家通过丽莎的敢作敢为和义无反顾的行动批评了拉夫列茨基的犹豫动摇和无所作为，最后向习惯势力屈服的“多余人”性格。但是，屠

屠格涅夫在描写丽莎皈依教会的行为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局限性，他当时还没看到别的出路。作家强调了丽莎的宗教狂热形成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在民族传统熏陶下形成的丽莎的优良品质：她虽无超人天分，但勤劳和刻苦使她获得的智慧更为踏实可靠，从而使丽莎成长为一个善良的、沉静的、娟秀而又高雅，待人耿直、富有正义感和义务感的淑女。她鄙视官运亨通的社交界宠儿潘申，十分同情潦倒孤独的德国老乐师列姆，而且有足够的胆识爱上了长她十五岁的拉夫列茨基。丽莎的唯一“失误”是爱上了“有妇之夫”，因而选择了遁世隐居的自我惩罚之路——削发修道院，然而这也是她忠贞不贰的性格所决定的一种并非偶然的结局。就作家的创作思想而言，不能不承认这是屠格涅夫本人的思想矛盾的结果，因为他把爱情（追求个人幸福）同义务（对丽莎来说，宗教义务就是社会义务）对立起来。实际上，否定个人幸福也就否定了社会义务，因为没有具体的人也就没有社会。屠格涅夫是一位思想敏感的作家，同时又是思想起伏不定的人，他并不是自己时代先进思想的代表。作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大师，他忠实地记录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风貌，这是他不可磨灭的功绩。尤其是他在小说艺术上的伟大成就，早就为世人所公认。《贵族之家》尾声中关于拉夫列茨基在修道院中同丽莎会见的一幕，在艺术上它所具有的惊人的震撼力在世界文学园地中也是罕见的神来之笔，它留给读者的是无尽的审美韵味。

屠格涅夫是把19世纪俄罗斯文学推向世界的第一人。在西方，他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一起被尊为俄国文学的三位巨人，因为他们的创作使俄国文学攀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

屠格涅夫还同世界文学界、特别是法国文学界的大师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好友有：乔治·桑，福楼拜、左拉和莫

伯桑。如果说普希金等 19 世初的俄国作家和诗人有时还从西方作品中吸取过营养和灵感，那么到了屠格涅夫创作的时代，莫伯桑也向他请教写作小说的艺术技巧就不足为奇了。

有人把屠格涅夫的创作风格称作抒情现实主义，因为他善于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和艺术手段揭示人物思想感情最隐秘的活动。从 30 年代开始，《贵族之家》的中译本便在中国出现了。1954 年这个译本根据俄文重新校订过，但是 50 年代，我在教学中仍常常听到大学生们说，该译本同俄文原著依然有不少出入，例如小说的第一段和小说的最后一句话等等。我的这个译本虽然根据俄文译出，但不等于没有错误或值得商榷之处。为了提高翻译质量，热切欢迎批评，以求改进。

王 燎

1995. 2. 18 于北京丽泽楼

—

阳光灿烂的春日渐渐地接近了黄昏，一簇簇玫瑰色的小云朵高悬在晴朗的天空上，那些云朵似乎不是飘然而过，倒像是冲着蓝天的最深处扶摇直上。

在某省城近郊的一条街上，有一幢华丽的宅邸，在它敞开着的前窗……（这里说的是1842年的事情）坐着两位女士：一位年约五十岁，另一位是七十岁上下的老太太。

这两位女士当中的头一位名叫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卡里金娜。她的丈夫曾任省检察官，是一位有名的精明干练之才（他为人机智、果断、刻薄而固执），十年前即已去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上过大学。他出身贫寒，很早即懂得为自己开辟仕途。捞取钱财的必要性的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是基于爱情而嫁给他的。他漂亮潇洒、聪明过人，只要他愿意，还很讨人喜欢。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未出嫁时姓彼斯托娃）童年时父母双亡，她在莫斯科的一间女子中学上了几年学，从那里回家后便住在离某省城五十俄里的世袭庄园波克罗夫斯柯耶，与姑妈和哥哥生活在一起。不久，这位兄长移居彼得堡并在那里供职，此人对待姑妈和妹妹十分乖戾，这种情形直到意外死亡中断了他的生涯为止。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柯耶庄园，不过她在那里没住多长时间。在她同

卡里金结婚一年之后（而他只用了几天时间就征服了她的心），波克罗夫斯柯耶就被用来与另一处庄园交换了。交换来的庄园收入颇丰，但是环境不够优美，而且没有宅邸。与此同时卡里金在省城里购置了一幢府邸，他同妻子就在这里定居下来。这幢府邸有一个宽大的花园，花园的一侧正对着市郊的原野。对农村的沉寂生活很不喜欢的卡里金拿定了主意：“似乎再也不必往乡下跑啦。”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曾不止一次地为自己那美好的波克罗夫斯柯耶暗自惋惜，她怀念那一条条欢乐的溪流、广阔的草地和翠绿的树林。但是她从来没对丈夫表示过不满，她对丈夫的聪明才智和人生阅历崇拜得五体投地。结婚十五年之后，丈夫为她留下一子二女，便撒手离开了人世。而这时的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对自己的府邸、对城市生活已经习惯到如此程度，以致她再也不想离开省城了……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年轻时即享有金发美人的盛誉。年届半百的她虽然发胖了些、容貌也不如以前那样光彩照人，但是她仍然拥有楚楚动人的风采。她生性善良，不过很容易动感情，而且成年之后依然保持着“女子中学”时代的作风：她任性、娇气。如果她的习惯遭到干扰，她就会大发脾气，甚至哭哭啼啼。不过只要她的种种愿望得以实现，而且谁也不顶撞她，她便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她的府邸在省城里可算是最令人感到愉快的地方。她拥有非常富有的家产，这份产业与其说是她继承的遗产，不如说主要是她丈夫一手赚得的。两个女儿同她住在一起，儿子则在彼得堡的一所最好的公立学校里受教育。

与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一起坐在窗前的老太太就是那位姑妈，即她父亲的妹妹，当年她就是同这位姑妈一起在波克罗夫斯柯的庄园度过几年隐居生活的。姑妈的姓名是玛尔法·

季莫菲耶芙娜·彼斯托娃。她是位出了名的脾气古怪的人，她生性桀骜不驯，对任何人都敢当面实话实说。即使在手头最拮据的时候，她也会像个家缠万贯的人那样行事。她很讨厌已故的卡里金，因此当侄女一出嫁，她就搬到自己的小村庄去住了，而且在没有烟囱的农民木屋里一住就是整整十年。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有点怕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甚至在年事已高的今天，依然满头黑发、目光炯炯有神。她个子矮，有一个尖鼻子、步履矫健、腰板儿笔挺、说话快，口齿清楚，嗓音尖细而又响亮。她总是戴着白色的包发帽，穿着一件白上衣。

“你这是怎么啦？”她突然问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为什么唉声叹气的，我的乖乖？”

“没怎么，”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答，“多美的彩霞啊！”

“你这是在怜惜彩霞呀，是吗？”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没吭声。

“盖杰奥诺夫斯基怎么不露面了？”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与此同时她灵巧地拨弄着织针（她正在编织一件硕大的毛披肩），“他要么跟你一起唉声叹气，要么就胡扯一通。”

“您怎么总是对他这么刻薄！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可是个很受尊敬的人呀。”

“很受尊敬的人！”老太太用责备的口气重复了一句。

“而且他对我那过世的丈夫多么忠心耿耿！”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说，“到现在只要一提起我丈夫，他还是很动感情的哩。”

“当然啦！你丈夫是从污泥里提着耳朵把他拽出来的嘛，”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嘟囔着，她手里的织针串动得更快了。

“他看上去是那么老实，”老太太接着说道，“头发也都花白了，可一开口不是撒谎骗人，就是拨弄是非，还是个五品文官

呢！喏，说的是呀，一个牧师的儿子！”

“姑妈呀，谁又没有缺点呢？当然，他是有这个毛病。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没受过良好的教育，当然啦，他也不会说法语。不过他呀，信不信由您，可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呢。”

“不错，他总是吻你的小手。咳！不会说法语，这算什么不幸！我自己的法语就说的不怎么样。最好他什么外国话也不会说，那样一来他就不能胡说八道了。瞧，他来了，真是的，说到他，他就到，”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望着窗外加上一句道：“瞧，他正往这儿来，你的这个讨人喜欢的人。他长得可真够细长的，活像只鹤呢！”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整了整自己的髻发，而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面带讥笑地瞅了她一眼。

“你这是怎么啦，长了白头发啦，我的乖乖？你得把自己的帕拉什卡训斥一顿，她怎么这么粗心大意？”

“您哪，姑妈，总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不高兴地嘟囔着，还用手拍了拍沙发椅的扶手。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盖杰奥诺夫斯基来访！”一个双颊红润的少年男仆跑进门来尖声尖气地禀报道。

二

一位身材修长的人走了进来。他身穿整洁的常礼服和有点儿短的裤子、手戴麂皮灰手套、颈部系着两条领结，外面的一条是黑色的、里面的白色。他全身上下洋溢着彬彬有礼和落落大方的魅力，从漂亮的相貌和梳得溜光的鬓发到不吱吱作响的平底皮靴都显示出了这一点。他先是朝女主人鞠躬致敬，然后再给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鞠躬，接着便慢悠悠地脱下手套，

走到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那只小手跟前，毕恭毕敬地连吻了两下，然后就不慌不忙地在沙发椅上坐了下来，轻轻地搓着手指尖微笑着说：

“丽莎维塔·米海洛夫娜身体可好？”

“好，”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答道，“她在花园里。”

“那么叶莲娜·米海洛夫娜呢？”

“莲娜奇卡也在花园里。有什么新闻吗？”

“哪能没有，哪能没有啊，”客人慢条斯理地眨巴着两眼，翕动嘴唇说，“嗯！……有了，请注意，这可是个最惊人的消息：拉夫列茨基，费多尔·伊万内奇回来了。”

“费佳！^①”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吃惊地喊道，“你算了吧，你不是在编瞎话吧，我的老爷？”

“绝不骗人，我亲眼见到他了。”

“喏，这算不上什么证据。”

“现在他身体很强壮呢，”盖杰奥诺夫斯基佯装没听见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的那句话，接着说道，“肩膀更宽了，红光满面哩。”

“他强壮了，”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一字一顿地说，“我在想，他怎么还可能强壮起来呢？”

“是啊，”盖杰奥诺夫斯基也表示同感，“要是别人处在他那种境地，就不会在大庭广众面前露面了。”

“这为什么？”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打断他的话，“这是多么荒唐的说法？一个人回故乡来了，你还要他怎么样，叫他上哪儿去？何况他本人没有任何过失呀！”

“只要妻子品行不端，老人家，允许我斗胆对您说吧，丈夫

① 费多尔的呢称——译注。（凡未注明“译注”者，皆为原版本注释）。

就永远难辞其咎。”

“你呀，我的老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你还没结过婚。”

盖杰奥诺夫斯基不自然地微笑了一下。

“请允许我问一句，”稍待了一会儿他问道，“这件漂亮的披肩是给谁织的？”

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猛然瞅了他一眼。

“这是给那样的人织的，”她答道，“这个人从不说别人的坏话，不要花招、不编瞎话，如果人世间真有这样的话。对费佳我是很了解的，他唯一的过错就是太溺爱自己的妻子了。不错，他是出于爱情结婚，不过这类恋爱结婚可从来也没有过美满的结局。”老太太添了这句话的同时，睨视了一眼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然后就站了起来说，“那么现在，我的老爷，你想说谁的坏话就说好了，哪怕是说我呢。我走啦，不妨碍你们啦。”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走开了。

“她从来就这样，”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目送姑妈离开之后说道，“从来都这样！”

“上了年纪啦！有什么办法！”盖杰奥诺夫斯基说，“就拿她说的那句话：有谁不要花招。就是嘛，眼下谁不要滑头呢？就是这样的年头嘛。我有位朋友，是个受尊敬的人，我敢说他还是个有地位的人呢，他就常说，这年头连老母鸡啄食谷粒的时候也在耍花招呢。它盯着谷粒盘算着，总想出其不意地从侧面进攻。但是当我看着您的时候，我的夫人，您的性情可真是天使一般，把您雪白的小手递给我吧。”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微微一笑，便把小姆指叉开的胖乎乎的手伸到盖杰奥诺夫斯基面前。他用双唇恭恭敬敬地吻了吻这只手，而她则把沙发椅挪近了他，微欠着身子悄声问道：

“那么说您见到他了？他真的平安无事？没灾没病、高高兴兴

兴的？”

“是高兴兴的，是平安无事。”盖杰奥诺夫斯基低声答道。

“您没听说他妻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吗？”

“不久前还住在巴黎，听说，现在移居到意大利去啦。”

“说真的，费佳的日子太不好过了，不知他是怎么挺过来的。不错，谁都可能遇到不幸，但是他的不幸呀，可以说在全欧洲都闹是满城风雨呢！”

盖杰奥诺夫斯基叹了口气。

“是啊，是啊，听说她结交的是一位演员、钢琴演奏家，按照他们那边的风气，还与狮子和野兽什么的交朋友哩。她可完全丧失了廉耻……”

“非常、非常可怜，”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说，“要知他是我的亲戚呢，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您知道吗，他还是我的远房侄儿哩。”^①

“我怎么能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呀，凡是与贵府有关的一切我怎么能不知道吧？这个不在话下。”

“他会不会到我家来呢？您看会不会？”

“应当是会来的吧，不过，听说他要到乡下故居去住。”

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举目仰视天空。

“咳，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呀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一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我们女人多么需要谨慎小心地做人处世啊！”

“女人跟女人不同，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不幸的是，有的女人生来就是水性杨花……喏，这与年龄也有关系，何况从小就没教育她好好地守规矩（谢尔盖·彼得罗维奇从衣兜里

^① 就小说情节看，拉夫列茨基是玛丽亚·德米特里耶芙娜的远房表弟——译注。